

卷密斋诗文选

天静楼诗文选

钟旭元 选辑

卷密斋诗文选

天静楼诗文选

钟旭元 选辑

天靜先生遺像





鍾履崖先生遺影

天靜先生遺墨

采吸函江細吞北斗
美象為賓
客扣舷歌嘯不知今夕何夕
映芙蓉老友雅屬
天靜



字論珂女兒卷、今年四十七始學得個洗衫訣、數從前十七歲在聲湖讀書時也

係自己燒火洗衫、後來出省讀書、德係大頭洗衫、越洗越烏、舊年出來比國、又學得洗衫

因這裏一係一徑手中一對襪、要丟個三六洗一件汗衫、一係要丟個毫仔卷、就想儂

得幾箇錢、未自己打自己的工、春洗得竟不白、擲到手痛、認係烏的、今乃發明洗衫之

訣、將要洗箇衫、先放盆內浸透、約三匙、然後將衫扭得半乾、半濕、又不好過濕、即

將衫攤開、看春委烏、便將番淘樣抹大約、認係衫細上、積上積上、此三處最要緊、以而

前衫襪上、且用番淘樣完、莫放水盆內、即在案板上、一擡、外頭案板皆鑲有瓦、至好搓

衫、搓得案板又乾淨、搓到全件衫番淘完、就、放水盆一擲、便縫白矣、第一要搓

得勻、搓得透、今在、洗衫不會手痛、洗不白矣、吾女照卷、這箇法去學、不必用力、自然

洗得衫淨、外國細心哥子、細妹子、看箇衫、皆極白淨、不像中國人、不伶俐也、吾女第一要學

伶俐、將來、還要教兩諺書、因四個阿哥、皆不愛書卷、將書程傳與爾、後來就此

個女學做一女界、聖人比嫁有錢老還好呢、七月十七日、卷、手示

卷密斋诗文选目录

遗像、遗墨、墓志拓片

李烈钧：钟府君墓志铭

林翼中：《卷密斋诗集》序

一、海天酬唱集小引

二、卷密斋吟草自序

三、节性说十篇

四、感事

五、奉和馨陔司马《见早梅口占》元韵

六、何明府以诗送行，次韵奉答

七、自题影片赠答文岑同年

八、庚戌初春摄影比京

九、题影片示诸儿

十、题影片寄震青

十一、题影片寄焕章

十二、题影片寄季璋

十三、庚戌二月除服感赋寄六弟辟生

十四、义馆马记室船西以诗招和次韵答之

附船西原作

十五、春暮感怀十绝柬船西记室

十六、十鸟词并引

十七、程雪楼中丞命其次公子仲蕃游学比京赋十绝

十八、赠汪千仞

十九、次韵汪千仞留别一律

附千仞原作

廿、乞巧词并序

廿一、中秋寄怀文岑同年

廿二、中秋寄怀敦民参使

廿三、和船西中秋寄怀二律

廿四、题海国坐春图并引

廿五、题影片赠船西

廿六、赠衡若

廿七、自题持著《修身学》摄影

附录：编印卷密精庐丛书缘起

钟府君墓志铭

李烈钧

君讳用和，字履崖，号独佛，行三。生而颖异，五岁习诗书，入口成诵。成童，六艺皆毕业，旁及诸史。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乡试房荐，由两广总督张之洞擢取入广雅书院肄业。时义乌朱一新以理学名儒主讲是院，因从习宋明性理之学，精研沉究，益醇醇有名儒风。

光绪丁酉成拔贡，授教职。回省，历任四会、徐闻、陵水等县教谕，所至有声。

时驻日、瑞、丹、比四国公使杨枢慕君名，聘主文案。因游欧陆三年，簿书余暇，辄研西哲名理，藉以比证中学，融受通识。

辛亥回国，适政改共和，而神奸窃柄，南北异趣，君识解超越，知政本未立，大乱将作。乃潜心教育，不入政途。但就两广高等师范监学，兼主七十二行商报笔政者有年。日事著述，案上常积稿盈尺。

民国八年，余再以护法来粤，夙知君学行过人，特延任参谋部秘书主任。中复屡经变乱，余以时视师黔桂，部中事务，赖君老成，深资倚助焉。

君赋性和易，学问淹博。待人接物，蔼然可亲。民国十二年癸亥夏，以疾卒于广州，享年六十。所著有《修身学》、《客系考原》、《卷密精庐据言》各若干卷行于世。尚有诗文集若干卷待梓。有子四人，

以十三年甲子三月九日奉其榱葬于广州之鹿鸣冈。坟山坐子向午兼壬丙之原。

余以硕学之可贵，潜德之足珍，因纪其行，而为之铭曰：

不朽之英，唯诚与灵。学以润国，德以润身。覃覃(酉旁)钟君，茹古为醇，昭兹幽光，来辉后昆。

参谋总长、前江西都督李烈钧撰。

参谋处秘书、前江西交通司长蔡公时书丹。

《卷密斋诗集》序

林翼中

钟子公逊奉其先德履崖先生《卷密斋诗集》来属为序。翼中不能诗，然尝闻古人论诗矣。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刘彦和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今之吟咏者，嘲风雪，弄花草，固为有文而无情；其抒写情感者，又直书胸臆，昧乎比兴。急怨如鲍照，怪怒如吴筠，言志则有之矣，持情则未也。以是言诗，其梁简文所谓义背风骚者乎？先生之诗皆义深玄渊，辞赡波涛。言志而持情者也。先生既歿，人多欲得其遗著。今公逊刻成斯集，文章未坠，悬之诗衢，玉架琼杯，有识斯宝。往者翼中尝闻先生谈诗；精警动人。捧读兹编，如见先生隐坐空斋，琅琅高唱时也。

海天酬唱集小引

余性不耽吟咏，少时肄业及之，苦弗能工，辄废去。弱冠攻帖括，声韵之学益荒。光绪戊子督粤张公以广雅书院落成，调考如额。而负笈者寥寥，搜乡试遗卷，于嘉属得用和一名，调取至粤。自己丑春入院，已亥冬出院，十余年来，沈酣经史学案之书。间及词章，不过骈散箴颂诸体，于赋诗绝少措意。虽中更乙未丙申，尝与大埔邝君毓廷、陈君倬云偶有唱和。并前督学仁和徐公每自都门寄诗征和，俱勉强从事，弗敢言诗也。庚子初夏捧檄署四会县训导，公牍劳人，课卷秃笔。时内戚张君镛间自故乡邮诗，偶一奉答，兴趣不属。余于诗殆成绝响矣。癸卯中春，之任徐闻教谕，日与许允白明府过从，祇纵谈时局，上下其议论，未尝一语及诗。旋奉公赴省送录科，于小春望日回署。僻处海隅，得一谈友，亦良匪易。同事邢寿山司训，谓此间有诗老在。亟叩为谁，则湖湘司马黄公也。专往索读，乃有属和之役，不揣粗陋，日与斗韵，岂能窥诗门径哉？亦聊以破岑寂，志泥爪云尔。光绪癸卯冬日。

卷密斋吟草自序

余非能以诗鸣，亦未寝馈于名大家。偶效捧心之颦，为吐在喉之鯁。盖情郁于中，遇迫于外，有触斯发而已。

节性说一

《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善者何？理是也，理与欲同在气中，而分阴分阳，性情之名以立。然则性情之别汉季犹明。乃近儒创明古训，据《召诰》节性之言，谓情括于性，性中有此情欲，所以当节，一若性即情、情即性，无可分别；欲以破宋儒义理气质之说。然窃谓节为品节之节。召公戒成王以性中具此天叙，当品节之。即《皋陶谟》教我五典之意。传训时节其性，令不失中是也。盖天虽叙此五常之性以予人，必当修礼以品节之，如授时者之顺其候而不忒。故传训云然。倘以节制为节，则记言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乃修六礼以遏制民性矣。闻性当扩充，不闻性当遏制也。若以情为性，欲不可纵，故宜所节。则《卷阿》之诗，亦召公所以戒成王者，而曰“俾尔弥尔性”。毛传训弥为终，召公复戒成王以终此情欲之性何邪？夫节者所以葆其性之常，弥者所以全其性之量。性兼理气，惟此理寓气以行，故形生神发，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所当节宜以准之，弥缝以完之，使无少差忒。《诗》《书》所言若合符节。自性理不讲，即经训亦故为晦之。徐干《中论》曰：“学者心之白日”。诚矫为之说，不顾其安。则此心岂为白日乎？窃得论次

其说以明之。非所以求胜前人；期明夫性之本，俾识自治其身心云尔。

节性说二

虞夏之前，无性之名。然《禹谟》道心、人心显为理欲之辨。道心惟微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蕴于血气心知中，故曰惟微。血气心知之性即气质之性。使无义理为主宰，则人性真同犬牛之性矣。故曰人心惟危。惟其微也，是以当品节之，以持其危。惟其危也，是以益当品节之，以显其微。然犹曰，此性之名未立，难凭臆说为征信也。《汤诰》则明言惟皇降衷，若有恒性矣。翟晴江《四书考异》谓：降衷即天命之性。有恒即率性之道。绥猷即修道之教。其说甚确。孟子言汤执中，观《汤诰》所言执中之旨，固远有所承。古未有去心性之学而可以言治道者。且《汤诰》言若性，若，顺也。真西山谓“顺其有常之性而开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然则《召诰》之节性即《汤诰》之若性。而近儒哓哓辨古文之真伪，无论徒费精力，即果为伪，其说亦有所本；乃不问之纯驳，弃之如遗，不已颠乎！抑《禹谟》、《汤诰》为伪，《西伯戡黎》则非伪矣。祖伊曰：“不虞天性”。性原于天，正与《汤诰》言“惟皇降衷”合。戒纣不虞，与《汤诰》言“若有恒性”，适得其反。郑注谓“王逆乱阴阳，不度天性”。郑氏固以“以情乱性”为训。可见性不可以情欲言，节性不可以节欲言。节性即虞性，节亦度也。不虞天性，即不品节天性也。天性非欲。辨言者可以思矣。

节性说三

性学之源，开于尧、舜、禹、汤，而祖伊、召公俱深明之。古虽不

立性学之名，而所言治乱之本则无不以性学为衡者，特古初文字甚简耳，不得谓古人不多说性也。夫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乐所以善民心，以导血气之平，居阴治阳，虑情汨性，故曰，乐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则天理之节文，所以节民心而纳诸轨物之中者，此淑性之事。故曰，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之节出于理，以礼节性，礼学非即性学乎？性以礼为节，而礼又以理为节，则礼非品节斯性者乎？使以后起之情欲言性，则先王制乐足矣，奚以礼为？周初礼教最广，性学愈精。《蒸民》之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有物有则即理寓于气之说也。若有气无理，是有物无则矣。民何所秉以为彝乎？则者，自天而貽，即物而具。所以人皆秉以为常，所以当品节之以为法。天下品节，虽为修道之教，而性本有则可循，不过藉礼为灿著。故曰：礼者天理之节文。礼即理所灿著，理即性之法。节之云者，度其法则而灿著之也。《春秋》传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康公所言，天地之中，即《中庸》所言天命之性。性本天命无疑也。性为天命而曰中，中者准则之称。是性本有其则又无疑也。至于定命之则，明为人所品节以则之者，此即《召诰》节性之说。性学至春秋犹明，乃因后起之则而忘本然之则，遂欲臆断为形气之性，无义理之性，是举数千年共明之性而欲晦于一旦，且欲以一手掩众目也，亦多见其说之曲矣。

节性说四

节性之说莫备于孔门。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此修性教以维其末者也。《孝经》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此修性道以端其本者也。《孝经》之言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